



吉米·卡特

在一場卸下心防的訪談中，
這位美國前總統剖析和平作戰計畫、
國內外開放選舉的挑戰、以及把一生奉獻服務的心得

那是 10 月底一個清爽、晴朗的日子，校外教學團體正在參觀美國亞特蘭大的吉米·卡特總統圖書館 (Jimmy Carter Presidential Library)。他們看到這位美國第 39 屆總統就職宣誓時使用的聖經、一份競選活動總帳、以及白宮橢圓辦公室的複製品——與他的方塊舞證書、「從花生農夫到總統」(Peanuts to President) 桌上遊戲、還有一本卡特家族與美國隊長聯手拯救能源的漫威 (Marvel) 漫畫。在展覽的尾端是卡特在 2002 年所獲得的諾貝爾和平獎，表彰他數十年促進和平及人權的努力。其中一位校外教學的帶隊老師向小學生解釋說：「這是全世界最大的獎項。」然後她用學生可以瞭解的詞語來解釋說：「不管你信不信，這比超級盃的最有價值球員獎還大。」

或許她應該提一提他所獲得的兩座葛萊美獎。

卡特一生為和平而奮鬥：1978 年斡旋埃及與以色列的和談，進而促成大衛營協議 (Camp David Accords) 的簽訂，為 1994 年美國及北韓的核子協議鋪路，並監督巴拿馬、尼加拉瓜、委內瑞拉等地方的選舉，讓投票箱成為內戰的替代方案。在 1977-81 年他擔任總統期間，美國沒有參與任何戰爭。

過去 37 年來，卡特不斷重塑一位退休總統的定義——他也是美國卸任後在世最久的前總統，超越胡佛 Herbert Hoover（後者在離開白宮後活了 31 年）。在位期間，卡特把促進人權奠定為外交政策的基石；他和他夫人羅莎琳 Rosalynn 在 1992 年成立卡特中心時，仍不斷凸顯這個重點。該中心的活動計畫都圍繞著兩個主題：和平及健康。

他告訴《英文扶輪月刊》說：「我們覺得和平的生活是人權之一。我們認為擁有起碼的醫療照顧、有合宜的地方可居住、有機會受教育、有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及有權選舉自己的領導人也是基本人權。」

卡特中心至今觀察過 105 場選舉，包括最近在賴比瑞亞、肯亞、菲律賓、尚比亞、迦納等地，它也與聯合國及其他團體合作，建立民

主選舉的標準。當民主的管道失敗時，該中心會仲裁武裝衝突。卡特中心目前參與化解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衝突，以及蘇丹及南蘇丹、敘利亞、及賴比瑞亞的衝突；它也正努力對抗歐洲、中東、及美國暴力的宗教極端主義及回教恐懼勢力的興起。

在其他方面，卡特中心成立一個特別工作小組來根除疾病。該小組分析資料來確認哪些疾病可以徹底根除，此乃全球獨一無二。該中心也正鎖定消滅幾內亞蟲症，並在根除區域內的其他五種疾病：河盲症、砂眼、血吸蟲病、淋巴絲蟲病、瘧疾。

卡特說：「我可能會說如果扶輪現在沒有在主導根除小兒麻痺的行動，那就是卡特中心在做——那正是會讓我們積極振奮去做的事。看到扶輪目前已經達到的進展我們很感驕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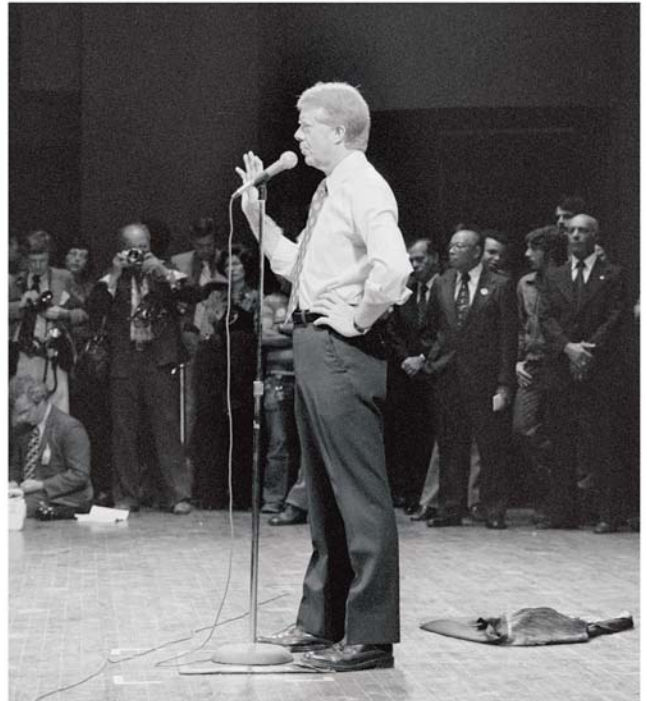
卡特深知服務性組織的力量——他是家鄉喬治亞州平原市獅子會的會員，也是前地區總監。過去 30 幾年來，卡特夫婦每年都投入一個星期的時間，擔任人類棲息地組織 (Habitat for Humanity) 的義工。

萬聖節前夕那天，卡特在平原市的自宅，以電話接受資深撰稿人黛安娜·薛柏格 Diana Schoberg 的訪問。他目前仍然積極參與這個他家族自 1833 年以來定居的社區，還計畫當天晚上要到市區和其他當地領導人接待「不給糖就搗蛋」的兒童。

英文扶輪月刊：卡特中心自稱在打和平戰爭。如果和平不僅僅是沒有戰爭，請描述一下和平戰爭。

卡特：我們不把和平視為靜止的狀態，而不是一個必須去爭取的狀態——就像贏得一場武裝衝突一樣。我們積極進取，以達成這項目標。我們卡特中心並沒有受到美國政府政策的

左：卡特和夫人羅莎琳及女兒愛咪 Amy 在 1980 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中合影。右：在 1976 年的總統競選活動中，卡特以促進人權為他外交政策的基石，這是一個他持續努力至今的目標。



約束限制，雖然我們必須遵守法律。我們接觸的對象有無賴或非喜類的人物。我曾去過北韓 3 次，我們花 20 幾小時和他們的高階領導人討論和平的展望。我們也持續處理巴勒斯坦及以色列的問題。我們和美國政府拒絕往來的蘇丹總統歐馬·阿巴夏 Omar al-Bashir 建立良好關係。我們努力積極探索方法來促進敵對者之間的和平瞭解，可是我總是會留心在展開這樣的冒險行動之前先取得白宮的同意。

英文扶輪月刊：你如何面對那些彼此爭執的人？

卡特：關於這點我寫過一本書《談和平》(Talking Peace)。在打仗的人，或是一對婚姻出現歧異進而離婚的夫妻，或是與子女疏離的父母，或是校園裡對立的學生——所有人的意見差異都是可以化解的。

我創立卡特中心時，希望它是一個小小的大衛營，我曾在那裡和彼此交戰的人協商談判。可是我很快就發覺有時候內戰的雙方甚至

會希望我不要和另一方交談——他們討厭敵方到深惡痛絕的地步。因此，我們發現我們不用協商，可以利用政治的一個基本前提來吸引他們，也就是自我欺騙。我們會分別去找雙方的將軍們，然後說，你為何不讓我們介入，幫助你辦理一個誠實的選舉——我們確信貴國的人民會選擇適合的人來擔任領導人。而因為雙方都認為如果由我們主導，他們會在和平的選舉中獲得勝利，於是就會配合。因此我們現在已經在世界各地完成超過 105 場選舉，每場都沒有爭端，許多都是由敵對雙方促成，他們發現和持續戰鬥比起來，選舉是一個更好的替代方法。

英文扶輪月刊：從監督選舉中有學到什麼事會讓我們讀者感到意外的嗎？

卡特：我們發現美國並不符合卡特中心的標準，因為我們國內選舉的辦理方式並不合宜。我們沒有一個中央選舉委員會可以為我國做出決策——我們遇過有些國家會明確決定人們投票的方式和投票的時間。卡特中心要求整個國

左：1978 年，卡特總統在職期間主導埃及總統沙達特 Anwar Sadat（左）及以色列總理比金 Menachem Begin（右）之間的和談。右：在卡特前總統與夫人於 1982 年設立卡特中心時，就以這次和談作為典範。



家要有一致性。

在我們運作的大多數國家，我們要求每位符合資格的候選人都有同等的機會向大眾提出他們的政見，有同樣接觸大眾新聞媒體及人心的管道。我們試著讓捐款在選舉中的影響力減至最少的程度，但並非總是成功。

過去幾十年來，美國已經從一個民主國家轉變為類似寡頭政治的政體；現在總統候選人至少要募集 2 億美元才有可能獲得民主黨或共和黨的提名，然後與反對黨候選人競爭時，還要再募集更多的錢。

英文扶輪月刊：美國要怎麼修正其選舉制度？

卡特：首要是公眾財源。當年我在大選中與在職的福特總統競選大位時，我和他為大選所募捐的金額是零。我們不必去找任何人，要求捐款助選。等到我 1980 年與雷根競選時，我們還是沒有接受任何私人捐款。我們只是用了聯邦所得稅表上每個要捐款的人都能勾選申報的額度。現在，每張選票都不等值。候選人仰賴

金字塔頂端的富裕人士幫助他們成為總統的提名人及當選人，等到他們就職後，就必須回報這些捐輸政治獻金者。富裕者變得更有錢，有權者變得權力更大，一般人對美國政府再也沒有相同的影響力。

英文扶輪月刊：影響選舉的技巧已經演變到不只是偷塞選票來做票而已。我們現在會運用駭客侵入及社群媒體運算法等方式來影響結果。卡特中心如何因應？

卡特：卡特中心正在研究投票程序。在其他許多國家，即使是像委內瑞拉，他們的投票方式是用觸控式螢幕來選擇候選人，然後結果會傳輸到中央選舉總部。然後你看著螢幕，如果確定那是你要的人選，你就按下按鈕，印出一張紙本選票。如果之後對於選舉的正當性有所質疑，你還有電子系統讓你有機會很快統計結果，然後還有紙本選票來佐證上述結果的精確性。美國除了極少的地方之外沒有這樣的作法。在美國完全沒有統一做法。我不是在批評自己的國家，只是指出一些改善的可能性。

左：卡特夫婦過去 30 年來擔任人類棲息地組織的義工。右：卡特因他數十年化解國際衝突及促進人權的努力，於 2002 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英文扶輪月刊：卡特中心在宗旨宣言中坦言因為處理的是棘手的問題，所以失敗是「可接受的風險」。為什麼這麼做？

卡特：我們剛開始時，就決定我們的本質是不分黨派，而且我們也決心不會複製別人已經做得很好的事。如果聯合國或美國政府或哈佛大學已經在處理某個問題，我們就不會參與。相反地，我們會填補世界的空缺。我們決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你剛剛提到的，我們不害怕失敗。如果我們認為某件事值得做，我們就會全力以赴——即使我們一開始完全無法確信我們能否成功。我們經歷過一些失望，我們某些時候必須調整我們的優先順序，可是那也讓我們得以完成一些成果最豐碩的事情。

英文扶輪月刊：你可以舉個例子嗎？

卡特：處理幾內亞蟲症，別名麥地那龍線蟲病，就是一個似乎毫無希望的例子。這個病症目前無法根除，也沒有有效療法。它出現在 21 個不同的國家。它出現在彼此沒有任何聯繫的孤立村落中。經常，衛生官員從沒聽過這項疾病。它是一個沒有其他人想要處理的問題

之一，所以我們有機會填補空缺。我們沒有成功的把握，因為在我們開始前，並沒有任何有效的方法來矯正這個問題。我們已經有很大的進展，雖然仍面對一些無法預見的發展，但我們決心要成功。我們讓將幾內亞蟲症的病例從第一年（1986 年）的 350 萬件降低到 2017 年迄今 27 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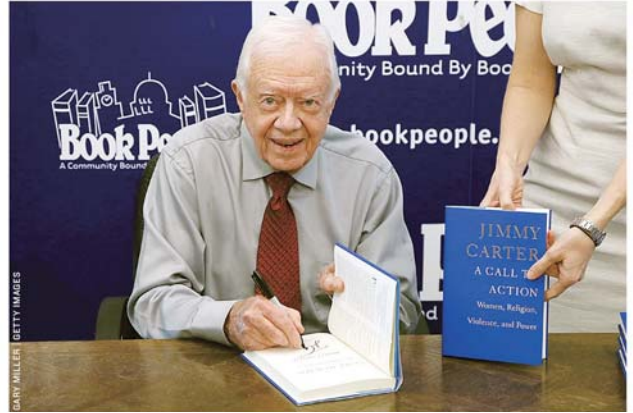
英文扶輪月刊：你們接近根除幾內亞蟲症已經有一段時間，就像扶輪也非常接近根除小兒麻痺。什麼因素讓它這麼棘手？

卡特：幾年前我們在查德這個國家經歷了意外的發展。我們在查德有 9 年沒有任何幾內亞蟲症的病例，而突然間，發生另一小突發病例，後來發現犬隻涉及傳播媒介，幾乎住在查德某條河流沿岸的每個人都有養狗。我們必須處理這突發的新疫情，就像你們在小兒麻痺也經歷過一些挫敗，可是我們都不會放棄。

英文扶輪月刊：身為美國總統似乎是一個人職業生涯的頂峰，可是在你卸任之後，你成為我們當代最受敬重的人道主義者之一。你的總統任期讓你學到什麼？有什麼事情是你在之後才



左：卡特探視患有淋巴絲蟲病的患者。卡特中心正在幾個國家努力根除這項疾病。右：卡特寫過 30 本書，包括 2014 年 12 月出版的《呼籲行動》(A Call to Action)。



學到的？

卡特：我當總統時，我瞭解到國與國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地球上的人類之間的差異。我瞭解到像核子毀滅的威脅等問題，當時我們也初步認識到全球暖化。我了解到和平的重要：我有幸在職期間保持我國處於和平——我們不曾丟擲任何炸彈或發射任何飛彈，或射擊任何槍枝。

自自我離開白宮後，我和一些個人建立了比擔任總統時期更親近的關係，尤其是和外國的某些人士。

英文扶輪月刊：與一般老百姓為伍，什麼事情讓你印象最深刻？

卡特：我們往往會低估一天只賺一、兩塊美金，沒有受過良好教育，沒有舒適房子的普通人。我們認為他們在某些方面不如我們，因為他們沒有像我們一樣好好養育家人。當我們與他們個人往來時，很快就瞭解他們完全不會不

如我們，他們也一樣聰明，一樣有抱負，一樣努力。他們的家庭價值觀就跟我們一樣。我們也瞭解到他們對人生的看法不同於我們，常常是因為他們成長的環境差異。可是我們學會尊重他們，就像他們尊重我們一樣。

英文扶輪月刊：如果你可以做一件事來讓世界變得更好，會是哪件事？

卡特：人類史上唯一一次曾企圖落實所有宗教最好的倫理道德觀念的時刻，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時候，在 6,000 萬人喪失生命之後。我們成立聯合國來確保爭端發生時得以化解。那並未實踐，我們仍然發生多次戰爭。三年後，1948 年，聯合國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保證賦予所有人平等的權利。這兩件事一直是個夢想、理想、遠見、目標、或啟示，可是卻從未實踐過。我會希望爭議能和平化解，上述宣言得以落實。那是我祈禱的事，那是我希望有朝一日能發生的事。